

谈谈家务劳动

卢景文 编写



PDF

談談家務勞動

盧景文 編寫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58年 沈陽

內 容 提 要

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个組成部分，它和社会劳动一样，也是光荣豪迈的。但是，由于资产階級思想的影响，有些人往往对家务劳动抱着輕蔑的态度：不少男人錯誤地認為家庭妇女是“白吃飽”，是“寄生虫”；也有些妇女低估了家务劳动的作用，觉得家务劳动不光荣。针对这些情况，这本小册子，通过真实故事，生动地說明家务劳动与社会主义建設的关系，勤儉持家也是勤儉建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并用事实批判了某些职工和家庭妇女对家务劳动的錯誤認識。

談 談 家 务 劳 动

卢景文 編写 王 秋 插图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新文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1印張·19,000字·印数：10,001—31,000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2次印刷 統一书号：T7090·74 定价(5)0.09元

PDG

目 录

- 一 家务劳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后方劳动..... 1
- 二 家务劳动不是白吃饱..... 7
- 三 家务劳动也光荣..... 11
- 四 勤俭持家是勤俭建国的一个重要方面..... 25

一 家务劳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后方劳动

本溪市西山上一片新盖的紅磚瓦房里住的都是煤矿工人和他們的家屬。这里的人都非常熟悉一位善于料理家务、关心丈夫生产、会过日子的青年妇女，这个人叫赵常令。

她是1950年夏天和王恒成結的婚，現在已經是3个孩子的媽媽了。她过門就当家，7年来家里家外沒讓王恒成操过一点心，王恒成的吃飯、穿衣、休息等方面，她照顧得真是无微不至，因此，王恒成能一心无挂、愉快地去生产。

王恒成天天在井下工作，她知道这是个力气活。干力气活的必須要吃的順口，这样干起活来才有勁。所以她在安排飯菜方面很用心。在吃菜上，总是做最有营养的，便宜的，和他又爱吃的。比如她听邻居說菠菜、胡蘿卜有营养，就常用这些东西做些湯湯菜菜調換样給他吃，使他吃了非常順口。在飯食上，她也安排得很好，上班时她就蒸饅头或是烙餅，使他吃了干活有勁；下班回来她就做点湯湯水水的面湯或者熬点稀粥，使他吃了好消化不得胃病。有一天吃飯的时候，她听見丈夫說想吃点餛飩，可是她不会做，于是，她到处打听，向人家学，最后才学会。晚上，王恒成回来看見可高兴了，一連吃了好几碗。



为了让他能壮壮实实的去生产，赵常令对他的身体也很注意。她怕他在井下干活腿着凉，特意做了一件薄棉裤，并且行的密密实实，让他一下井就穿着。他穿的衬衣是常洗常换，总是那么干干净净的。就连他那身下班带回来的湿漉漉的工作服，她也想办法在当天用火炕烘干或是太阳晒干，总给弄得干干爽爽的，并且一个礼拜还要洗一次。如果看见有破的地方她也及时补好；如果遇到个下雨天，她就打着雨伞给送雨衣去。井下的工作是三班倒换，要轮到王恒成打夜班时，她起得特别早，把饭做好让孩子们先吃。等王恒成下班吃饭的时候，孩子们

早吃完了，并且被她打发到外面玩去了，这样，王恒成得到了充分地休息。家里的活都等他上班走了她才干，从来不让他沾手，免得分散他的力量。他们家住在山上，吃水不太方便，可是赵常令每天都是自己去提，从不让王恒成帮忙。

为了保证他的出勤率，赵常令总是把家务活干得好好地，绝不让他因为家里的事而请假。几年来他们光家就搬了三回，那一回都是等王恒成上班以后她自己搬，最后一回她正怀着孕，可是她仍然没让他请假。1954年矿里正讨论国家计划的时候，住在关里家的奶奶来信让王恒成回去一趟，说她真想看看他。已经十多年没见老奶奶面的王恒成，当然也想请半个月的假回去一趟！他一面考虑回家会不会影响生产，一面和赵常令商量怎么办好。赵常令说：“回去看看是个孝心，当然好，可是得影响半个多月的生产，同时来回还得花很多路费呢！我看，咱们不如多寄几个钱，再照一张象片，一塊儿寄回去，这样，既不影响生产又尽了孝，岂不更好？”王恒成怕影响生产，心里正犹豫不定，这时，听她这么一说觉得也对，加以矿的党委和工会也及时帮助了王恒成，所以他决定不回去了。他寄回去50块钱，并说明不回去的原因。后来他奶奶果然来信说，见到照片，接到钱，非常高兴。

赵常令在过日子上是很俭朴的。王恒成每月收入100多元，全家5口人，生活是比较宽裕的，可是他们从来不大吃大喝。他们买了一台缝纫机，孩子大人的衣服、鞋袜都由赵常令自己做。衣服大人穿破了，洗洗给孩子毁，实在不能毁了再用它打靸布做鞋。在吃的方面，除王恒

成全部細糧以外，她和孩子們都是一半粗糧一半細糧，平時很少給孩子買零嘴吃，因此每月除補助老人30元以外，還能儲蓄10元。

由于趙常令7年如一日的克勤克儉的治理家務，熱心關心丈夫生產，才使王恒成專心生產無一點後顧之憂，並積極領導小組生產，在1957年的最後一天完成了1960年7月21日的生產定額。

我們再看另一個家庭吧！

“嫁漢嫁漢，穿衣吃飯，你供不起就別娶老婆。”鄰居們一聽，就知道又是那個好吃懶做的王大嫂在和她丈夫吵架。

兩口子過日子為什麼老吵架呢？說起來也好笑。男的是個工人，在弓長嶺工作，每月掙90多元；女的娘家姓李，聽說是個唱小戲的出身。男人上班了兩個多鐘頭她才起來，頭也不梳，臉也不洗，拖着個破鞋，提起酒瓶就上合作社。她買了一瓶酒一斤肉，並且回來就把肉炒了，把酒燙熱了，在炕上盤腿一坐，自斟自飲。酒足飯飽了，她把門一關，就東家走走西家串串。今天這樣，明天如此，天天如是。她每天光白酒就得喝2斤，半个月發的40多塊錢总是不到10天就花光了。沒錢，她就和鄰居借，一塊也行，5角也要，並且借了還不還。借不到錢有米也行，有肉更好，總之看到什麼就借什麼。她男人一身棉祇已穿4冬，破的都開花了，可是，她不但不給換，連拆拆洗洗都不干。床上仅有的兩床被，二年也不洗一回，里子埋汰了翻過來蓋面。誰要好心勸勸她，她不但不聽而且還罵人家多管閑事。她男人一說她，兩個人就干架。他男人

怕別人笑話，有苦只好往肚子里咽，暗憋氣。去年冬天，她男人就因為天氣冷，棉褲薄，凍的得了關節炎，在家休養兩個多月。那時，她男人天天在家，看着老婆這樣好吃懶做，更加生氣，架打的也就更凶。有一天，她男人氣得實在沒辦法了跑到後山上想去自殺，幸虧被派出所的戶籍員發現給救了。

家里這個樣，男的在廠子裏的生產當然不會好，不是遲到就是有病請假，干起活來也無精打采，常出事故。

從這兩件事裏，我們可以看到，同是生活在幸福的社会里，一個是家務安排的好，開支有計劃，能克勤克儉的關心丈夫生產，關心丈夫的衣食和休息，使丈夫能一心無掛、精神飽滿地參加生產。結果，職工干起活來也有勁，生產效率也高。人人這樣，家家如此，社會主義自然能早日到來，家庭也就會更加幸福。另一個則相反，家務安排得不好，生活上沒有計劃，也不注意勤儉，發薪三天樂，過了今天不管明天，屋裡屋外弄的埋埋汰汰，職工吃不好，穿不暖，還拉了一大堆飢荒，這樣，他怎能安心生產呢？即便上班了，因為有思想負擔，惦記家，精神不愉快，工作效率也就提不高，并且还容易出事故。要是大家都不注意搞好家務，這不就直接影響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嗎？從這裡可以看出，家務的重要了。如果家務勞動搞的好，參加社會生產的職工在家庭裡得到精神上的安慰，物質上的照顧，就能無後顧之憂的安心生產，並且能提前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可見家務勞動是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支援。因此，會不會安排家務，在今天的社會裡就不僅僅是個人的私事，而且關係着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我們國家

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設就和打仗一样。要想打胜仗，不但要有坚强的前方，也要有巩固的后方。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人，就好比是社会主义建設的前方，我們家务劳动者就好象是社会主义建設的后方。前方要打胜仗，就必须有个巩固的后方，也就是必須依靠后方供应的足，使他們无后顾之忧才行。我們的家屬們正是社会主义建設的后方劳动者，为了能使我們的亲人在社会主义建設前方打胜仗，为了使我們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早日建成，为了使我們将来的生活更美好、更幸福，我們家务劳动者，應該勇敢的担起这个后方的担子，做好家务劳动，支援社会主义建設事业！

在旧社会，統治階級是看不起劳动人民的，他們把不劳而食、依靠剝削生活的人叫作上等人，把一年到头辛勤劳动的人罵成是下等人。至于对家务劳动，那就更瞧不起了，說那是“鍋台轉”的事，是侍候人的事。所以在那个社会里，家务劳动者是沒有社会地位的，是被人輕視的。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况有了根本的轉变，劳动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翻了身，成为国家的主人，一切有益于社会的劳动都成为光荣豪迈的事，一向被人輕視的家务劳动，今天也受到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和社会的尊敬。

由于剝削階級統治了我們几千年，他們輕視家务劳动、不重視家庭妇女的旧思想遺毒深刻地留在人們脑海里，解放虽然已經8年，社会制度已經改变了，剝削階級的經濟基础已經根本被摧毁，而这种不重視家务劳动的思想却不能一下子就完全轉变过来。确实有一些人一直

到今天，对家务劳动，对从事家务劳动的家庭妇女，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正确的認識和看法。

二 家务劳动不是白吃飽

沈阳市沈河区有这样一个家庭，丈夫叫刘振昌，是辽宁省供銷合作社印刷厂的工人。他每天下班后都先到小館要两个菜、喝两盅；那一回都得花七八角錢。他的老婆和4个孩子却是一天3頓高粮米粥，既沒有干粮也沒有菜。有一天，他老婆看見他带着酒气回来，赶忙端上特做的大米飯和熟菜，然后温和的对他說：“孩子他爹，你看看咱的家和孩子們，你不能少喝两盅嗎？”他老婆的話還沒落音，刘振昌顿时拉下臉来，粗声粗气地說：“你管不着，我能掙就能喝，誰象你們老娘們白吃飽，淨指着我們老爷們养活……”

在刘振昌眼里看来，他老婆完全是靠他养活着，只有他能掙錢，他妻子是“白吃飽”。

还有这么一家，夫妻俩都上班，男的是机关職員，女的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只有一个小宝宝在家里由奶奶带着。老太太做飯、带孩子、洗洗、涮涮，还要給儿子、媳妇和孙子做衣服、鞋子，真是从早做到晚，手脚不失閑，非常辛苦。

可是当儿子和媳妇，同外人一嘮起喀来时，就象有多大的冤屈似的，总說負担重，养着个吃閑飯的。尤其是媳妇，对婆婆更不尊重，常常为着針头綫脑的一点小事就吵起来，逼着老人走，甚至还罵“沒有閑錢养你这个白吃

飽”。

从上面两个例子里反映出的是什么思想呢？它反映的是：家务劳动不創造价值，不挣錢，从事家务劳动的人是吃閑飯的，是靠別人挣錢养活的“白吃飽”。抱着这样观点的并不是个别的，目前它的确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

家务劳动的人是不是靠別人养活的“白吃飽”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給刘振昌家算一算賬。

他家一共是6口人：两个大人和4个孩子。除大孩子上学之外，3个小的都在家里，如果不是他妻子照顧他們，就得另請保姆，单是保姆的工資每月就得35元。再說做飯，現在一个炊事員一个月最少也挣40元工資，做他們5口人的飯，少說一个月也得給8元，仅这两項每月就减少家庭43元的开支。至于做衣服、鞋袜、买柴买米、縫縫补补和洗洗涮涮等事給家里省的开支就更无法計算了，而他妻子本人一个月至多15元就够生活了，43元减去15元还剩28元呢。这怎么能說他老婆是白吃飽呢？

上面这笔賬，还不能說明家务劳动的真实意义。一个家庭主妇为了老人、丈夫和孩子不分昼夜的辛勤、体贴入微的劳动，这种劳动和感情，不是用金錢所能买到的。就拿上面举的那家來說吧，老太太早晨5点多鐘就起来了，等把飯做好，洗臉水温上以后，才叫醒儿子、媳妇来吃飯。他們上班以后，老太太再喂孩子、收拾屋子等，直忙到9点多鐘才吃早飯。放下飯碗，她又給孩子做晌飯。等孩子睡午覺时，又赶紧上街买点菜。回来洗完衣服就又要做下午飯了。这样，她常常忙到晚上七八点鐘。

才吃上晚飯，如果遇上职工开会或看电影，那飯就吃的更晚了，然后还要戴灯縫縫連連，那天都得10点鐘以后才能睡覺。正由于老太太的辛勤劳动，儿子和媳妇才能按时吃飯，按时休息；不等天冷，老太太早就做好了棉衣；脏衣服剛脫下来，老太太就立刻洗得干干淨淨的叠起来了；他們的孩子由于老太太仔細照顧，长得白胖白胖的一点病都沒有。这样，他們无后顧之忧，安心于生产、工作和学习。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当然不是金錢所能买到的。这样的老太太，我們能說她是吃閑飯的嗎？当然不能。可是，为什么却有些人說这样的家庭妇女是吃閑飯的？他們除了存在着不尊重老人的资产階級思想而外，主要的是对家务劳动的意义还没有正确的認識。

到底家务劳动者是不是白吃飽？这个問題，我們从旅大市的穆日昊的亲身的体会中找到了答案。他們一家9口人：他們夫妇俩，6个孩子和一个70多岁的母亲。妻子叫陈瑞英，是个家庭妇女。6个孩子中有一个上大学、3个上中学、一个上小学、最小的5岁在家里，家庭生活完全依靠他每月的79.5元工資来維持。除去供給5个孩子（4个大孩子享受国家助学金待遇）学习用品和零用外，家里每人平均是10元錢的生活費。收入虽然不多，生活却叫陈瑞英安排得有条不紊，过得幸福愉快。

陈瑞英是怎样安排家务的呢？

首先在家庭經濟开支方面做到量入为出，在月初就把家庭的主要开支計劃出来：买粮25元、菜錢15元、煤柴2元，3个大孩子的日用品及零用20元、房租4元、水电費1元、电車票1.4元、烟1.5元，訂报纸和“中学生”、“小朋友”、

“少年文艺”等杂志2元、二女儿和三儿子的文具用品费1元、肥皂等日用品2元，另外还有定期储蓄4元。

陈瑞英在过日子方面处处注意节约，一粒米都不浪费，全家粮食每月定量164斤，每月都能剩5斤。水电虽然是公用



的，可是她也不浪费；做到人来开灯，人走闭灯；用淘米水刷便所，洗菜水浇花。衣服、鞋几乎全是自己做的。衣服一般是不添，大的穿小了或破了，补给小的穿，小的穿破了再补起来做衣服里子，她丈夫的一件棉袄穿了6年，每年都拆了洗洗浆浆再重做。除了丈夫和两个大孩子有时买双鞋外，其他的人连她和婆婆在内，不管是单鞋和棉鞋都是自己做。这样，省下来的手工钱，就可以给大人、孩子添买衣服了。由于陈瑞英家庭生活安排得好，过日子勤俭，一家老少，过冬象个过冬样，过夏象个过夏样，既不缺

吃，也不少穿，并且去年儲蓄了40元。孩子大人壯壯實實、和和氣氣的，夫妻孩子之間都是你尊我愛。穆日昊從沒有為家裡的事操過一點心。他高興地逢人就講：“說起來當我們這個家可真不容易呀！這麼幾個錢，孩子大人打點的利利正正。”當他聽到鄰居和同志們說“老娘們吃閑飯”的時候，他總是氣憤地反對說：“老娘們可不吃閑飯，她們那套活不比咱們輕！”并用亲身体會來說明，直到駁倒他們為止。

三 家務勞動也光榮

在現實生活里，不僅有些男人看不起自己的從事家務勞動的妻子，就是一些親自參加家務勞動的婦女，有的也看不起自己的勞動，她們說：“整天埋在家裡做些瑣瑣碎碎的家務事，除了做飯就是帶孩子，既沒有經濟收入，又沒有地位，簡直是虛度青春！”還說什麼“家務勞動太不光榮，對社會主義一點貢獻也沒有”。因此，她們不安心於家務勞動，總是托人想辦法找工作。

聽說撫順市就有這樣一個家庭。

丈夫是個工人，在制油廠工作，每月收入90多元。妻子姓陳，已經是4個孩子的媽媽了。這6口之家，收入也不少，如果妻子把家務安排得好，家庭生活一定是很幸福的。可是，她認為整天在家帶孩子太不光榮，老羨慕兩口子都工作的人家。她常常跟人家說：“你看人家多好，兩口子平起平坐，同出同進！自己能掙個錢花也硬氣，省得手背朝下老向人家要。”於是她到各處去托人給找工作。

1956年夏天，費了好大的勁終於在一個托兒所里找到了一個保育員的工作。工資每月是35元，可是為了她的3個孩子（最小的帶到托兒所），又不得不花40元錢給自己家請一個保姆來料理家務，照顧孩子。這樣，從形式上看她是自己掙錢了，但是實質上，却反而增加了家庭的經濟負擔，每月至少得比過去多開支20元（一個孩子在托兒所每月得15元）。

工作不幾天，家里的孩子因為保姆新來，帶不好老生病，她還得三天兩頭的請假帶孩子去看病，結果拉了不少飢荒，孩子的身體弄得也很衰弱，自己反而比過去更累。4個月以後，她不得不辭職回家，重新操起她的家務勞動。

為什麼這位家庭婦女竟走了這段彎路呢？

這就是因為她看不起家務勞動，認為家務勞動不光榮，沒出息的緣故。

那麼，家務勞動光榮不光榮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應該明白家務勞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對國家、對集體、對家庭所起的作用。

每人都有一個家，都有丈夫和子女。這些人每天都要吃飯、穿衣，孩子還得受教育，因此每個家庭就必須有一個操持家務的人來從事這些勞動。不然飯就得上食堂去吃，衣服就得送到縫紉社去做，孩子也得送到托兒所去。但從目前我們國家的生產發展來看，國家還不能辦更多的食堂、托兒所、縫紉社來解決這些問題，同時目前我們生活水平還不高，就是國家有了這些設備，真讓我們都到食堂吃飯，什麼衣服都送到縫紉社去做，和每個孩子都送到托兒所去教養，我們的經濟力量也負擔不了

呀！即使将来生产发展到高度水平，家务劳动也不能完全没有。已经建国40周年、工业有了高度发展的苏联，到现在不仍然提倡搞好家务吗？所以我们說，要完全摆脱家务劳动是不现实的。

家务劳动既不可少，那么就需要人来做了。可是讓誰来做呢？当然，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从事家务劳动的义务，但是因为每个成员的具体情况和条件不同，比如孩子，太小不会做，大了要上学、受教育，就是做也做不了多少；老人，年紀較大，繁重的家务担子也担当不起来，何况还有的家庭沒和老人住在一起，那就更指望不上了。雇人做吧，一方面是增加家庭經濟負担，另方面讓別人劳动自己坐享其成也不应该。而大多数的妇女还未参加工作，因此，这个操持家务的担子很自然的就落到家庭妇女的肩上，成为我們妇女责无旁貸的天职了。何况，我們中国的家庭妇女在操持家务方面还有着克勤克儉任劳任怨的光荣傳統呢！特别是解放以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妇女勤儉持家，对国家的工业建設做出了許多贡献。这些事实都証明我們家屬們，是能够很好的担负起操持家务的担子，能够出色的完成这个光荣任务的。

其次同样是家务劳动，但是今天家务劳动的性質与旧社会的完全不同。在旧社会里，劳动人民沒有地位，被認為是“下等人”。他們双手創造出来的財富大部分都被剝削階級掠夺，供他們过奢侈无耻的生活，只有很少一部分算是自己的工資用来养活孩子和老婆。劳动者的妻子所从事的家务劳动也只是为了这一个家庭服务，撫养的子女也不过为了給这个家傳宗接代，它沒有絲毫社会